



一个活跃的 工人俱乐部

雨中笠编写

1058

一个活躍的工人俱樂部

雨中笠編寫

工人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介紹開灤煤礦趙各庄礦工會俱樂部的工作經驗。趙各庄礦工會俱樂部依靠廣大積極分子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活動，滿足了不同職工的不同需要，做到了為生產服務、為群眾服務。本書介紹了他們開展時事政治教育、生產技術宣傳、文化藝術活動、文化休息、圖書館工作、電影放映工作、兒童工作、管理工作的具體辦法，並且介紹了他們在開展這些活動的時候怎樣吸引積極分子，怎樣使用積極分子，怎樣培養積極分子，怎樣關心積極分子。

一個活躍的工人俱樂部

雨中笠編寫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便布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54,000字 印張：2 10/16 印數：1—9,000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號：3007·198

定價：(7) 0.24元

統一書号:3007·198

定价:(7) 0.24元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文艺活动 | 2 |
| 圖書館工作 | 28 |
| 电影工作 | 39 |
| 文化休息 | 44 |
| 宣傳鼓动工作 | 52 |
| 科学生产技术宣傳 | 56 |
| 时事政治宣傳 | 63 |
| 兒童工作 | 69 |
| 管理工作 | 74 |
| 党的領導 | 79 |

CAAF0102

前 言

自从全国第二次工会俱乐部工作会议以后，各厂矿企业的工会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活动，做出了许多成绩，取得了不少经验，其中开滦煤矿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是比较好的一个，他们的经验给工会俱乐部工作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

赵各庄矿在解放以前有两个俱乐部，一个是职工的，一个是工人的，两下里各搞各的，谁也不理谁。解放以后党和工会把这两个俱乐部合并为职工俱乐部，由工会宣传委员会负责领导。俱乐部在一九五四年扩建了原有两个场所中的一个，一九五五年又新建了一个，现在一共是三个活动场所，他们把这三个场所叫做职工俱乐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第一部有电影或戏剧的演出场一个，能容纳一千五百人；讲座室一个，能容纳一百人；美术工作室一个，能容纳一二十人。第二部有皮影剧场一个，能容纳四百多人；书库一间，藏书四万多册；阅览室一个，能容纳四五十人。第三部有三个游艺室，一共能容纳四百人；一个儿童阅览室，能容纳一百人。另外还有一个露天剧场，能容纳七千多人；有十个文艺活动排练室，每个都能容纳三五十人。

俱乐部的日常工作由俱乐部管理委员会领导。管理委

員会下面有九个工作委员会：文艺工作委员会，圖書工作委员会，电化教育工作委员会，文化休息工作委员会，宣傳鼓动工作委员会，科学生产技术工作委员会，时事政治工作委员会，兒童工作委员会，总务工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活动，都是依靠积极分子进行的。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底，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有八百多人。俱乐部依靠广大的积极分子，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了不同职工的不同需要，做到了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

一九五六年二月間，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組織了一个全国工会俱乐部工作参观学习团到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去参观，并且总结了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的經驗。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又作出关于推广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工作經驗的决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定和全总宣传部的总结的精神，我訪問了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的許多同志，編写了这本书。書里面着重介绍俱乐部开展各种活动的工作方法，同时介绍他們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怎样吸引积极分子，怎样使用积极分子，怎样培养积极分子，怎样关心积极分子。書中如有不妥当和不詳尽的地方，希望得到指正。

文 艺 活 动

剛解放的时候，赵各庄矿俱乐部就有一些文艺組織，如京剧、評剧、影剧、話剧等。当时这些組織比較混乱，很少演出；参加活动的积极分子也不明确演出是为什么，只是从自己的爱好出發，願意演什么就演什么，因此演出水平差，

甚至有低級趣味的东西。一九五〇年，党和工会整頓了文艺組織，統一了領導，建立起文工团，制訂了排練和演出制度，文艺活动才初步納入了正規。后来根据需Ⓐ要，取消了文工团，各文艺組織由文艺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

赵各庄矿工会俱乐部的文艺工作委員會現在是一支龐大的文艺队伍，里面有京剧团，評劇团，曲艺队，影劇队，話劇团，歌舞团，管弦乐队，民間乐队，創作組。文艺工作委員會只有一个專职的主任委員，其余的全是業余文艺爱好者。

京 剧 团

京剧团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解放后两个俱乐部合并的时候，京剧团員有六十多人。后来赵各庄矿接受了支援新矿的任务，有些团員因为工作調动离开了。虽說骨干力量沒調走，人手还是缺乏。他們一方面讓一些老演員临时“反串”，一方面动員一些演員“跳槽”，这样来补充調走了的角色。他們知道林西矿有两个住家在赵各庄的工人，一个叫丁树彬，会打鼓，一个叫邱和順，会打鑼，他們动員这二人参加京剧团。这两个人虽說是戏迷，因为住家的地方离工作的地方远，每天上班下班要跑二十多里路，沒有时间，不能参加。京剧团长跟俱乐部主任李炳瑞研究了一下，想把这二人調过来。他們打听到赵各庄矿有两个跟丁树彬、邱和順工种相同的工人住家在林西，又問明这四个人都願意調換工作崗位，然后李炳瑞請工会主席、矿長跟林西矿商量对調这四个人。工会主席和矿長都支持这件事，林西矿也是开灤煤矿的一个矿，事情好办，丁树彬和邱和順調到赵各庄矿来了，京剧团充实了打場面的人。以后又陸續增添了

一些新人，京剧团的陣容总算是整齐的。

群众的艺术欣赏力是日漸提高的。过去京剧团的演員全是男子，沒有女子，男扮女装总沒有女子演女角来得逼真。当全国各地專業京剧团逐漸走向女角由女子演的时候，赵各庄矿职工对京剧团的演出也感到不滿足了。每次演出以后，观众們常说，“要有女演員那就更好了”。俱乐部負責人听到这些話，觉得群众的要求是对的。俱乐部是为职工服务的，职工的正当要求應該尽可能滿足。文艺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就要求京剧团發展女演員。煤矿里女职工很少，要發展女演員只好發展职工家屬。京剧团的保管員張子轅是器材供应科的工人，他知道本科工人刘万昌的妻子宁淑芳爱看京戏。刘家一無老，二無小，就只他兩口子，家务事不多。張子轅跟刘万昌談，叫宁淑芳参加京剧团。宁淑芳参加京剧团以后，刘万昌下了班沒事的时候常到京剧排練室去看看。看着看着看上了癮，他也要求参加京剧团。起先他在后台打打杂，慢慢地跑跑龙套，他也成了一个演員了。評剧团的女演員徐曉蘭和徐鳳蘭跟京剧团的導演王維立沾点亲戚，她們間或也請王維立教一兩句京戏。王維立覺得徐氏姐妹学京戏更适合些，要求文艺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俱乐部主任把她二人調到京剧团。俱乐部主任覺得評剧团的女演員不算少，京剧团正差女的，征得評剧团的同意以后，把她倆調到京剧团来了。这样，京剧团一共有三个女演員。

这三个女的虽說爱好京戏，平素也哼上兩句，認真說她們对京戏完全是外行，得有人从头教。教徒弟的人才有的是。团长刘維新（干部業余文化学校教員），总务吳宝信（水泵司机），導演王維立（放炮工），都有二十好几年的舞台經

驗。刘維新專唱老生，有二三十出拿手戏。吳宝信文場武場都打得好，青衣唱得呱呱叫，只是身体稍胖，扮相差一些。他二人在唐山一帶远近聞名。王維立更是噹噹响的人物，許多專業京剧团的人都佩服他。他祖孙三輩都唱京戏，学了不少家傳的本領。他七岁就上台，現在是个全面的把式：吹、打、彈、拉、唱，生、旦、淨、末、丑，样样精通。京剧团有这三个台柱子，照說應該“桃李滿門”了。然而不然。他們过去是看着誰順眼就教一教，看着不順眼就不教，很难說誰認真教过誰。現在群众迫切要求看女演员的戏，俱乐部主任又一再強調要尽快地把已有的三个女同志教出来，他們教这三个人时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吳宝信負責教宁淑芳，王維立負責教徐氏姐妹，包教保学。

这样帶徒弟当然好，沒想到因为师父之間有問題，引起了一些風波。吳宝信和王維立各有所長，誰也不服气誰，不过以前都悶在肚子里，沒有表示出来。現在他們都負責帶有女徒弟，都想在帶徒弟这件事上表現自己，压倒对方，而沒有認識到帶徒弟是为了培养新生力量，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應該通力合作。于是彼此都在人前背后說，某某人是我教的，怎么样怎么样；某某人是他教的，怎么样怎么样。这么一来二去，隔閡越来越深。刘維新是团长，本应解决这个問題，可是他沒有，他有意無意的站到吳宝信那一边去了。有一次，唐山市一个專業京剧团到赵各庄来演戏，刘維新和吳宝信也沒有招呼王維立一声，暗自請那个京剧团的导演来教宁淑芳。王維立覺得他們攔着自己这个导演不理去請別人教，心里不是滋味。以后有吳宝信和刘維新演出时，王維立借故不到；有王維立演出时，刘維新和吳宝信也借故不到：彼此互相拆台。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师

父們不團結，徒弟們也很容易染上宗派情緒，徐氏姐妹跟宁淑芳很少說話。有一次陡河水庫請趙各庄礦京劇團去演戲，徐氏姐妹因為爭角色，竟在那里跟宁淑芳吵起架來。俱樂部主任和藝術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聽到京劇團團員反映這些問題，馬上動手解決。

俱樂部主任李炳瑞分別找劉維新、王維立、吳寶信談話，指出他們鬧不團結的危害。李炳瑞又請工會侯副主席找他們談話。侯副主席教導他們要一心一德的把劇團搞好，有劇團的榮譽才有個人的榮譽，劇團搞垮了，個人什麼也沒有了。然後召開京劇團全體團員大會，侯副主席親自主持。侯副主席在會上又對他們三個人進行幫助，並號召全體團員要隨時隨地關心京劇團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要共同想辦法搞好京劇團。團員們對他們三個人的不團結現象進行了批評，並且批評了他們過去培養新生力量不積極，在評獎問題上和分配角色上不民主。團員們還說明他們是京劇團的骨幹，一致要求他們搞好團結共同把劇團搞好。他們三個人都感到批評是又嚴厲又溫暖的，領導上和同志們對他們是非常愛護的。他們都作了深刻的檢討，挖出自己的錯誤思想，並且表示了態度。王維立在談到培養新生力量的時候說得好：“有藝術不教人，臨死就要臭在肚子裡。我保證把自己所會的全部教給大家！”

接着京劇團進行改選，楊寶文當選為團長，王維立當選為導演，劉維新當選為副導演，吳寶信當選為總務。

楊寶文覺得過去去京劇團的事是兩三個人當家，不民主，他想在京劇團里建立一個核心組，由正副團長、正副導演、劇務、生旦淨末丑的組長、主要演員等十三人組成，團長兼核心組組長，共同研究解決京劇團的重大問題。他跟俱樂部

部主任李炳瑞研究，李炳瑞說：“这样能加强集体领导，能發揚民主，太好了！你干去吧。”

过去京剧团每次演出，演主角的是“十八罗汉打轉”，轉来轉去总是那几个老演員，演配角的長期演配角，跑龙套的長年跑龙套，要想換換口味，真是難上加難。漸漸的，演配角的不起勁兒了，跑龙套的干脆在演出时溜到台下去看戏——不跑了。核心組研究了这次全体团員大会上群众就分配角色問題所提的意見，覺得大家参加京剧团都是愛好京剧，你要是讓他演一輩子配角、跑一輩子龙套，那他怎么待得住呢？所以核心組就这个問題作出了决定：第一，演配角的逐漸演主角，跑龙套的逐漸演配角，还没上过台的先跑龙套，要做到每一个演員都演戏。（如果是到外地演出，要把头等角色拿出去。）第二，每演一出戏，誰演哪个角色合适，核心組先共同研究，提出初步方案交全体团員討論，然后核心組根据群众意見、演出需要和演員水平作最后决定。同时核心組責成王維立改編一个武戏“小霸王”，尽叫过去跑龙套的排，排好以后演出。

这样一来，演配角的和跑龙套的都起勁兒了，团員們个个高兴。

过不多久，核心組風聞着有人說：“現在剧团好是好多了，可就是核心組的人和头等演員不跑龙套，叫人想不通。”

核心組研究了这个问题，覺得大家都是業余京剧愛好者，都是来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核心組的人和头等演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应当跑龙套。于是核心組成員和头等演員都帶头跑龙套。那些原来跑龙套的人看見他們这样作，非常不好意思，跟他們爭着跑龙套。实际上，原来跑龙

套的人不会讓核心組成員和头等演員常跑龙套。

那个嫌核心組成員不跑龙套的段長洲后來說：“你的意見正确，剧团馬上接受。你不是团长就跟团长一样。怎叫你不关心剧团、热爱剧团呢！”

俱乐部每半年評獎一次，給工作好的積極分子以物質獎勵。过去京剧团評獎問題只是兩三个人决定的，团员普遍不滿。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評獎的时候，核心組經過充分研究拟出一个得獎人選的初步方案，交給全体团员討論。团员非常滿意。他們說：“誰該得獎，誰不該得獎，誰該得什么样的獎，每一个人都來評論評論，这才真叫‘評獎’呢！”这样集中大家的意見來評定，得獎人該得什么样的獎可以做到恰如其分，不得獎的人也心悅誠服。

这些事說明傾听群众意見、充分發揚民主是多么重要。

过去京剧团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做得很差，骨干演員們高兴了教一下，不高兴就不教，因此一般演員的艺术水平提高很慢。核心組接受了这次全体团员大会上群众提的意見，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規定了一些办法。新来的演員和已經在跑龙套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向导演提出他想学什么角色；导演根据他的兴趣并根据他的嗓子、动作、身材、五官等条件跟他商定学什么角色。学什么决定了，有專人負責教。吳宝信教青衣，郭子君教三花臉，張之鐸教大花臉，……导演和副导演負全团的排导責任，导演王維立对每一个演員的調門、身段等等都要具体指导。师父和徒弟訂立合同，师父保証在每个剧的排練計劃期以內把徒弟教会，徒弟保証主动地請师父教并保証除生病和有重要事情外不缺勤。团长、副团长随时檢查教学情况。訂了这样的教学制度，一般演員都說“有奔头了”。

段長洲的師父是郭子君。有一次團長楊寶文檢查段長洲的學習情況，發現他的學習進度很慢，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說，郭子君這些時排練任務很緊（郭子君是劇務），忙得很，他不好意思請郭子君教。楊寶文又問郭子君，情況的確是這樣，師徒之間並無任何意見。誰知第二天段長洲自動給郭子君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上作了檢討，還保證今後一定主動地請師父教。郭子君接到這封信又高興又慚愧，他把這封信交給了楊寶文。楊寶文在定期的全體團員大會上表揚了段長洲。

有一天，井下背柱工的一個班長跑到俱樂部去對李炳瑞說：“你們俱樂部的人光玩兒，不好好生產。張新樹這些時上班不好好幹，還常常缺勤，這怎麼行呢！”張新樹是京劇團唱花臉的。他這些時生產情況不好是真，可不見得是演戲影響的。不過這叫做“黃泥巴糊在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李炳瑞跟京劇團團長研究了一下，決定在張新樹生產情況好轉以前停止他演出，並着人勸告他一定要搞好生產。過了一個多月，那個班長又跑到俱樂部去對李炳瑞說：“你們讓張新樹演吧，他現在生產情況很好。你們為職工服務，只要你們生產好，誰不喜歡你們吶！”

俱樂部管理委員會用這件事向全體積極分子進行教育，說明俱樂部是為生產服務為群眾服務的。俱樂部的每一個人，是職工的首先要搞好生產，是職工家屬的首先要搞好家務，絕不能因為在俱樂部里活動影響了生產，影響了家務。

一九五六年第四季度，京劇團團員中的職工有百分之四十是生產崗位上的先進生產者，其餘的生產情況起碼是正常的。

京劇團在一九五六年夏改選以後，五十六個團員個個

勁頭十足，王維立、吳寶信、劉維新三個人團結得很好，有事互相商量。他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排出了一出新戲“十五貫”，演出以後觀眾普遍滿意，連唐山市專業京劇團都叫好。他們從一九五六年五月到十二月，排出了“呂布與貂蟬”、“人面桃花”等十五個新戲。

現在京劇團演出日期固定在星期六的晚上，職工們每星期都可以看一次京劇。因為演得好又常常演新戲，京劇團在職工群眾中的威信一天比一天高了。

評 劇 團

評劇團在解放以前就有。解放初期評劇團的男女團員共五六十人。當時吸收團員也沒有任何制度，誰想參加跟團長說一聲就行，因此一些生活作風不正派的人也混進來了。這些人在團里亂搞男女關係，弄得評劇團的名聲很不好。後來俱樂部堅決把這些人動員出去了，純潔了評劇團的隊伍。

俱樂部接受評劇團的教訓，規定了所有各單位吸收積極分子的辦法：自願參加俱樂部某單位活動的人或俱樂部某單位準備發展的人，如果是職工，這個單位的負責人要到他所在車間去了解情況，他的作風正派、生產情況好，才初步確定吸收他；如果是職工家屬，這個單位的負責人要到家屬委員會去了解情況，他的作風正派、一切家務都安排得好，才初步確定吸收他；初步確定吸收的人要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試用，試用期間表現好的才發給俱樂部服務証，正式成為俱樂部的積極分子。

把作風不正的人動員出去以後，評劇團剩下的女演員只有一兩個，這一兩個女角一時還不能上台，演出時只好由

男演員趙連順扮演女角。趙連順的身段很好，但是唱腔太差，觀眾不歡迎。評劇團這時急需發展女演員，培養女演員。

評劇團副團長楊印森是回民。和楊印森同院住的工人楊茂才也是回民。楊茂才的妻子陳素琴愛好評劇。楊印森跟楊茂才講，想請陳素琴參加評劇團。楊茂才嫌評劇團的名聲不好，起初不願意。楊印森跟他說明評劇團經過整頓以後好得很，吸收人嚴格得很，並且把他引到評劇團去看。楊茂才看現在評劇團的隊伍的確純潔，不僅同意陳素琴參加，他自己也參加了。不久，原來的演員劉連珍又介紹了賈鳳英、孫艷芝兩個姑娘，俱樂部又請家屬委員會介紹了高玉萃、劉春英等人，評劇團的女角不缺乏了。

評劇團的男女團員一共四十多人，可是沒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把式，沒有人能作為正式導演，俱樂部想花錢請專職的導演也沒請到，每次排戲都是由幾個看評劇看得比較多一點的老演員湊合着排導，因此評劇團的藝術水平不高，能夠演出的劇目不多。

評劇通俗易懂，在唐山一帶又很流行，一般職工和職工家屬都歡喜看。雖說評劇團的藝術水平不高，又只有十多個戲輪換演出，可是每次演出都是滿座。俱樂部負責人覺得職工和家屬除了到俱樂部來玩就沒有地方玩，既然群眾愛看評劇，評劇團就應當經常演出，藝術水平只好從排練和演出中慢慢提高，所以決定評劇每星期演出一次。演出日期固定在星期四。

固定演出日期，對觀眾很方便，對演員可不方便，因為大多數演員都是職工，要上班，排練和演出都跟上班有矛盾。礦上上班是三班倒；有早晨六點鐘上班的，有下午兩點

鐘上班的，有晚上十點鐘上班的；班次倒到下午兩點鐘上班的時候，不能排練也不能演出；倒到晚上十點鐘上班的時候，只能排練不能演出。同時輪休日不固定，有時候先一天晚上演了戲，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俱樂部主任請工會主席跟黨委書記和礦長商定，把大多數評劇團團員的班次固定在上午六點鐘上班，把極少數有特殊困難的固定在晚上十點鐘上班；並且把上午六點鐘上班的固定在星期五休息，晚上十點鐘上班的固定在星期四休息。這樣一來，每星期四的晚上可以演出，平常的晚上可以排練，生產和職工身體健康也都不受影響。俱樂部其他單位也參照這個辦法解決了積極分子的班次和輪休的問題。

曲 藝 隊

解放以前，工人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搞一點副業。那時有幾個工人時常下鄉說鼓書、變戲法，掙一點小菜錢。解放以後工人生活好了，不搞副業了，俱樂部成立了一個鼓書組，把趙玉堂等三四個會說鼓書的組織在俱樂部里。鼓書組後來又改名為曲藝隊。起初，俱樂部的負責人認為曲藝是舊形式，對它不太重視，往往用鼓書在京戲開幕以前“墊場子”。當時說鼓書的人沒有行頭，穿著一套青制服往台上一立，不能引起觀眾的注意。觀眾當中，愛好京戲的不少人認為鼓書是“雜耍”，不歡喜聽。說鼓書的人扯起喉嚨來說也壓不住台下的談笑聲。鼓書在當時不大受歡迎。

民主改革的時候，俱樂部叫曲藝隊到車間和街頭去宣傳，由工會宣傳委員會和俱樂部供給材料。趙玉堂等在車間會議室前的廣場上或是在職工上下班必經的街頭上，先